

蔡慧貞舞作《匯流》排練。(Andrew Lang 攝)



萬素舞作《向莫言致敬》排練。(Andrew Lang 攝)

節，落實下來是：來自不同國家的編舞者有沒有足夠的舞者可用？學者是否有足夠的時間觀察、分析創作過程？事前規劃一旦變動，能否及時應變？進劇場後，技術團隊能否因應不同編舞者的需求提供協助？

至於，怎樣的編舞者、舞者適合參與跨藝？平珩的考量顯然更回到教育者的初衷。她以兩度邀請的編舞家布拉瑞揚為例，布拉在台北跨藝時的作品用到一位北京舞者，由於中國舞者的訓練著重技術性的傳統舞蹈，這名舞者開始時完全不知道舞蹈可以即興，「跳了三週後，他知道身體是有本能的，可以用自我意志跳舞，表演上的改變非常大，我們看了都很感動。」平珩笑說，「所以才覺得今年一定要再讓布拉去，在那個環境裡丟更大的石頭，讓他們有更不同的想法。」

對學生舞者來說，參與跨藝的壓力不小，收穫和成長也格外驚人。一個舞者可能同時跳兩到三位編舞者的作品，必須在三週內密集排練、應付不同編舞家的要求，還要面對和不同國籍的人們工作所遭遇的文化衝擊，「但是，舞者經過這些會增加自信。我們的舞者不比别人差，但容易沒自信，可能是島國島民的原因……讓學生獨立出去，跟人互動才會知道自己不一樣在哪裡，對他們的未來也有長期助力。」

#### 翻譯困難與聚合不夠 交流內涵有改善空間

回到北京跨藝的倒數第三天，也就是第二場演出稍早的白天。

此刻的主角是近廿位學者專家。他們聚集在舞蹈學院的一間會議室，輪番上場報告自己的觀察心得與分析。

事實上，這個九小時的論壇有如整個跨藝活動的縮影。來自西方的學者以肢體表達、中國詩畫表達他們置身中文環境進行觀察時所面對的困惑（以及試圖解惑）。現場的聽眾多為北京舞蹈學院學生，即便安排了同步口譯，戴上耳機的他們卻一臉疑惑。口譯者對於舞

蹈不夠理解，許多專業學術名詞頓時成了一串稀里糊塗的刪節號。

輪到中國學者上台發表時，顯然外國學者也無從經由口譯理解同行的觀察結果。台灣學者們多半精通英文，有的發現口譯問題後，乾脆自任翻譯，先中後英地發表意見。不過，音響偏偏出了問題，刺耳的噪音不時噴出，遮掩了話語。

對這群學者來說，「翻譯的可能或不可能」成為過去這幾天的重大議題。怎樣的語言才能令交流成為可能？不只是中文與英語需要翻譯，北京普通話和台北國語間，同樣存在著翻譯問題，就像編舞者吳易珊說的：「雖然聽懂彼此的語言，但對同一個東西講法不同，我們怎麼知道西紅柿其實是番茄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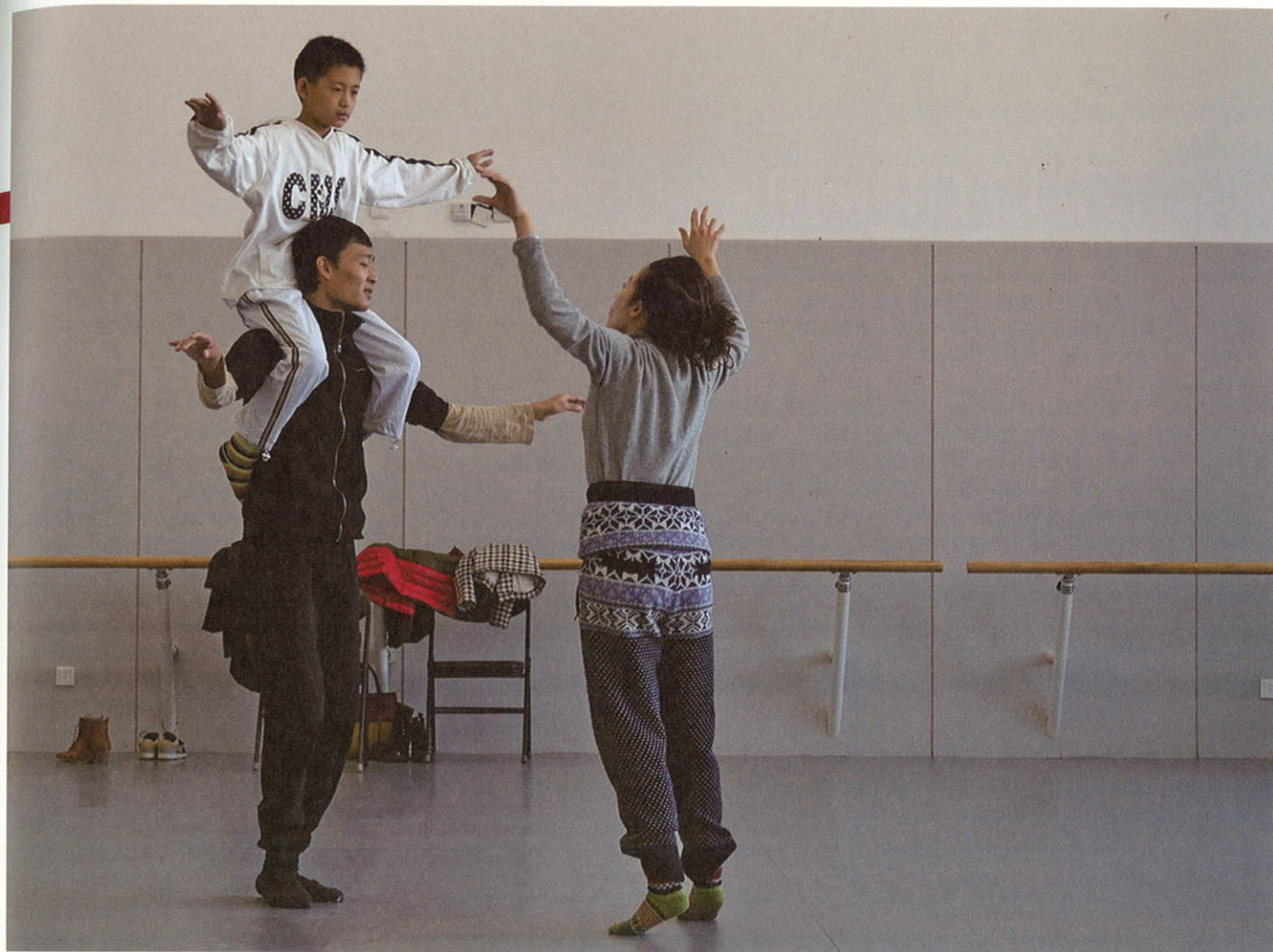
學者們討論的方向也大致如此。他們好奇編舞者用怎樣的語言推動舞者的身體，也好奇舞者的反應是否準確翻譯編舞者的意念。有時，翻譯的問題更具體地表現在，某個英國編舞家氣呼呼地抱怨，他的翻譯根本無法把他的要求正確傳達給他的華人舞者。

而交流的不徹底，成為某些編舞者和舞者的遺憾。蔡慧貞提到，「有些學者走進來我們工作，有很多問題想問，比如我們怎麼思考『光和水』？但我們要工作，他們只能走進來記錄、離開。」

吳易珊則希望和其他編舞家交流，「看別人怎麼工作，有些討論學習，才叫交流，才叫cross。現在缺乏gather（聚集）的機會，比較可惜。這些過程都是需要安排，不是自然就會發生的。」

北藝大的義籍舞者Mauro Sacchi在論壇現場飛快地發表一段談話後便趕往劇場準備演出。他的意見是，舞者也有自己的主體性和感受思考，而非只在整個活動中扮演被動的被觀察者。

兩天後，在最後一場演出結束後的派對上，台灣學者團的林亞婷記錄道，許多舞者在派對中大哭，因為過去三週辛苦的排練和日以繼夜的彩排。



劉岩舞作《對他說》排練。(Andrew Lang 攝)

一位參與者告訴我，進劇場時也有編舞家大哭。她和舞者需要的技術協助一直乏人問問，這位參與者居中協調後，總算有技術人員提供編舞者需要的道具，但這位技術人員強調，「我幫你是因為我們是朋友，上面沒要我們這麼做。」但其他需求呢？一位中國舞者說，「一定要請人報到上面才有用。」

#### 透過共同工作 舞者開發更多可能性

一個新品種的院校交流計畫，本來就會經過難產期、適應期，一如創作探索新方向必經的蒙昧階段。然而，不同角色、不同國家的參與者，究竟從這樣的計畫中得到什麼體會？又有哪些收穫？

剛從瑞士返台任教於北藝大的蔡慧貞認為，看到舞者跳出與以往不同的表現，是最讓她開心的。她以一位主修民間舞的舞者為例，這位舞者原本毫無現代舞經驗，「身體動作一直有種秀氣、矜持的美，然後蹲下去胯也不夠開，在工作過程中，我一度覺得自己是產婆，要把難產的小孩從陰道裡拖出來……」但隨著時間

過去，這位舞者「腦筋開了，身體就敢勇敢地拋出去。看到她拋開那些約束和價值，把自己拋進舞伴懷裡，那一刻我真的很難忘。」

吳易珊則對中國舞者身體的高度技術性和企圖心印象深刻：「這邊的轉化、模仿、吸收很快。他們有太多人才可以做這件事情，所以追得很快。就像我之前在廣州教課，用心的舞者會無比熱情地發問，又有很好的先天條件，面對想要的就追去了，沒有任何害怕與包袱，那是很可怕的力量。」

今年，最後一次跨藝計畫將在倫敦進行。屆時，演出將在夙負盛名的舞蹈搖籃「所在劇院」(the Place)舉行，四屆累積的成果透過演出正式在倫敦公開發表，交流活動底下各較高低的競技性勢所難免，期待「增能」後的舞者、編舞者、學者們，在這場規模前所未有的跨藝計畫中，得到自己想要的收穫與經驗。 ◎